韓詩外傳/卷第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。荊王使者曰：「越，夷狄之國也。臣請欺其使者。」荊王曰：「越王，賢人也，其使者亦賢，子其慎之。」使者出見廉稽，曰： 「冠則得以俗見。不冠不得見。」廉稽曰：「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，不得處於大國，而處江海之陂，與魚鱣魚鱉為伍，文身翦髮而後處焉。今來至上國，必曰冠得俗見，不冠不得見，如此，則上國使適越，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，可乎？」荊王聞之，披衣出謝。孔子曰：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

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樂，為人所稱譽者，為身也。惡貧賤危辱，為人所謗毀者，亦為身也。然身何貴也？莫貴於氣。人得氣則生，失氣則死。其氣非金帛珠玉也，不可求於人也。非繒布五穀也，不可糴買而得也。在吾身耳，不可不慎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」

吳人伐楚，昭王去國，國有屠羊說從行。昭王反國，賞從者。及說，說辭曰：「君失國，臣所失者屠。君反國，臣亦反其屠。臣之祿既厚，又何賞之？」辭不受命。君強之，說曰：「君失國，非臣之罪，故不伏其誅。」君反國，非臣之功，故不受薦賞。吳師入郢，臣畏寇避患。君反國，說何事焉？」君曰：「不受則見之。」說對曰：「楚國之法，商人欲見於君者，必有大獻重質，然後得見。今臣智不能存國，節不能死君，勇不能待寇，然見之，非國法也。」遂不受命，入於澗中。昭王謂司馬子期曰：「有人於此，居處甚約，論議甚高，為我求之。願為兄弟，請為三公。」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，五日五夜，見之，謂曰：「國危不救，非仁也。君命不從，非忠也。惡富貴於上，甘貧苦於下，，意者過也。今君願為兄弟，請為三公，不聽君，何也？」說曰：「三公之位，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。萬鍾之祿，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。今見爵祿之利，而忘辭受之禮，非所聞也。」遂辭三公之位，而反乎屠羊肆。君子聞之曰：「甚矣哉！屠羊子之為也。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。」說曰：「何謂窮？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。」曰：「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，見昭王德衰於吳，而懷寶絕跡，以病其國，欲獨全己者也。是厚於己

而薄於君，狷乎非救世者也。」「何如則可謂救世矣？」曰：「若申伯仲山甫，可謂救世矣。昔者周德大衰，道廢於厲，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，撥亂世反之正，天下略振，宗廟復興。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，匡救邪失，喻德教，舉遺士，海內翕然向風。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。《詩》曰：‘周邦咸喜，戎有良翰’，又曰：‘邦國若否，仲山甫明之。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’如是可謂救世矣。」

齊崔杼弒莊公。荊蒯芮使晉而反，其僕曰：「崔杼弒莊公，子將奚如？」荊蒯芮曰：「驅之。將入死而報君。」其僕曰：「君之無道也，四鄰諸侯莫不聞也。以夫子而死之，不亦難乎？」荊蒯芮曰：「善哉而言也。早言我，我能諫。諫而不用，我能去。今既不諫，又不去。吾聞之，食其食，死事其。吾既食亂君之食，又安得治君而死之？」遂驅車而入死。其僕曰：「人有亂君，猶必死之。我有治長，可無死乎？」乃結轡自刎於車上。君子聞之，曰：「荊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。僕夫則無為死也，猶飲食而遇毒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」荊先生之謂也。《易》曰：「不恒其德，或靜電屏蔽之羞。」僕之謂也。

遜而直，上也。切次之。謗諫為下。懦為死。《詩》曰：「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。」

宋萬與莊公戰，獲乎莊公。莊公散舍諸宮中，數月，然後歸之，反為大夫於宋。宋萬與閔公博，婦人皆側。萬曰：「甚矣，魯侯之淑，魯侯之美也！天下諸侯宜為君者，惟魯侯耳。」閔公矜此婦人，妬其言，顧曰：「爾虜，焉知魯侯之美惡乎？」宋萬怒，博閔公絕脰。仇牧聞君弒，趨而至，遇之於門，手劍而叱之。萬臂擲仇牧，碎其首，齒著乎門闔。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。《詩》曰：「惟仲山甫，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。」

可於君，不可於父，孝子弗為也。可於父，不可於君，君子亦弗為也。故君不可奪，親亦不可奪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愷悌君子，四方為則。」

黃帝既位，施惠承天，一道脩德，惟仁是行，宇內和平，未見鳳凰，惟思其象。夙寢晨興，乃召天老而問之曰：「鳳象何如？」天老對曰：「夫鳳之象，鴻前而麟後，蛇頸而魚尾，龍文而龜身，燕頷而雞啄，戴德負仁，抱中挾義。小音金，大音鼓。延頸奮翼，五彩備明。舉動八風，氣應時雨。食有質，飲有儀。往即文始，來既嘉成。惟鳳為能通天祉，應地靈，律五音，覽九德。天下有道，得鳳象之一，則鳳過。得鳳象之二，四鳳翔之。得鳳象之三，則鳳集之。得鳳象之四，則鳳春秋下之。得鳳祝願之五，則鳳沒身居之。」黃帝曰：「於戲，允哉！朕何敢與焉！」戴黃冕，致齋于中宮。鳳乃蔽日而至。

黃帝降於東階，西面，再拜稽首曰： 「皇天降祉，敢不承命！」鳳乃止帝東園，集帝梧桐，食帝竹實，沒身不去。《詩》曰：「鳳凰于飛，翽翽其羽，亦集爰止。」

魏文侯有子曰擊，次曰訴，訴少而立之以為嗣。封擊於中山，三年莫往來。其傅趙蒼唐諫曰：「父忘子，不不可忘父。何不遣使乎？」擊曰：「願之，而未有所使也。」蒼唐曰：「臣請使。」擊曰：「諾。」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。曰：「君北犬，嗜晨鴈。」遂求北犬晨鴈賫行。蒼唐至，曰：「北蕃中山之君，有北犬晨鴈，使蒼唐再拜獻之。」文侯曰：「嘻！擊知吾好北犬，嗜晨鴈也。」則見使者。文侯曰：「擊無恙乎？」蒼唐唯唯而不對。三問而三不對。文侯曰：「不對何也？」蒼唐曰：「臣聞諸侯不名君。既已賜弊邑，使得小國侯，君問以名，不敢對也。」文侯曰：「中山之君無恙乎？」蒼唐曰：「今者臣之來，拜送於郊。」文侯曰：「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？」蒼唐曰：「問諸侯，比諸侯。諸侯之朝，則側者皆人臣，無所比之。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。」文侯曰：「中山之君亦何好乎？」 對曰：「好《詩》。」文侯曰：「於《詩》何好？」曰：「好《黍離》與《晨風》。」文侯曰：「《黍離》何哉？」對曰：「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。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」文侯曰：「怨乎？」曰：「非敢怨也，時思也。」文侯曰：「《晨風》謂何？」對曰：「‘鴥彼晨風，鬱彼北林。未見君子，憂心欽欽。如何如何，忘我實多。’此自以忘我者也。」於是文侯大悅，曰：「欲知其子親其母，欲知其人視其友，欲知其君視其所使。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？」遂廢太子訴，召中山君以為嗣。《詩》曰：「鳳凰於飛，翽翽其羽，亦集爰止。藹藹王多吉士，惟君子使，媚于天子。」君子曰：「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，亦將喻誠信，通氣志，明好惡，然後可使也。」

子賤治單父，其民附。孔子曰：「告丘之所以治之者。」對曰：「不齊時發倉廩，振困窮，補不足。」孔子曰：「是小人附耳，未也。」對曰：「賞有能，招賢才，退不肖。」孔子曰：「是士附耳，未也。」對曰：「所父事者三人，所兄事者五人，所友者十有二人，所師者一人。」孔子曰：「所父事者三人，足以教孝矣。所兄事者五人，足以教弟矣。所友者十有二人，足以祛壅蔽矣。所師者一人，足以慮無失策，舉無敗功矣。昔者堯舜清微其身，以聽觀天下，務來賢人。夫舉賢者，百福之宗也，而神明之主也。惜乎不齊之所為者小也。為之大功，乃與堯舜參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子賤其似之矣。

度地圖居以立國，崇摠溥利以懷眾，明好惡以正法度，學校庠序以立教，事老養孤以化民，升賢賞功以觀善，懲奸絀失以醜惡，講御習射以防患，禁奸止邪以除害，接賢連友

以廣智，宗親族附以益強。《詩》曰：「愷悌君子。」

齊景公使使於楚，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，顧使者曰：「齊亦有臺若此者乎？」使者曰：「吾君有治位之堂，土階三等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斲，猶以謂為之者勞，居之者泰。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乎？」於是楚王蓋悒如也。使者不可謂不辱君命，其能專對矣。

傳曰：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。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。孔子為魯司寇，命之曰：「宋公子弗甫何孫，魯孔丘，命爾為司寇。」孔子曰：「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。」公曰：「不妄。」傳曰：諸侯之有德，天子錫之。一錫車馬，再錫衣服，三錫虎賁，四錫樂器，五錫納陛，六錫朱戶，七錫弓矢，八錫鈇鉞，九錫秬鬯，謂之「九錫」也。《詩》曰：「釐爾圭瓚，秬鬯一卣。」

齊景公謂子貢曰：「先生何師？」對曰：「魯仲尼。」曰：「仲尼賢乎？」曰：「聖人也，豈直賢哉！」景公嘻然而笑曰：「其聖何如？」子貢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景公悖然作色。曰：「始言聖人，今言不知，何也？」子貢曰：「臣終身戴天，不知天之高也。終身踐地，不知地之厚也。若臣之事仲尼，譬猶渴操壺杓，就江海而飲之，腹滿而去，又安知江海之深乎？」景公曰：「先生之譽，得無太甚乎？」子貢曰：「臣賜何敢甚言，尚慮不及耳。臣譽仲尼，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，其無益亦明矣。使臣不譽仲尼，譬猶兩手杷泰山，無損亦明矣。」景公曰：「善！豈其然？善！豈其然？」《詩》曰：「民民翼翼，不測不克。」

一穀不升謂之兼（左加食），三穀不升謂之饉，四穀不升謂之荒，五穀不升謂之大侵。大侵之禮，君食不兼味，臺榭不飾，道路不除，百官補而不制，鬼神禱而不祠，此大侵之禮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我居御卒荒。」此之謂也。

古者天子為諸侯受封，謂之采地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。其采地不絀，使子孫賢者守其地，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。《書》曰：「茲予大享于先王，爾祖其從與享之。」

梁山崩，晉君召大夫伯宗。道逢輦者，以其輦服其道。伯宗使其右下，欲鞭之。輦者曰：「君趨道豈不遠矣，不如捷而行。」伯宗喜，問其居。曰：「絳人也。」伯宗曰：「子亦有聞乎？」曰：「梁山崩，壅河，顧三日不流，是以召子。」伯宗曰：「如之何？」曰：「天有山，天崩之。天有河，天壅之。伯宗將如之何？」伯宗私問之。曰：「君其

率羣臣素服而哭之，既而祠焉，河斯流矣。」伯宗問其姓名，弗告。伯宗到，君問伯宗。以其言對。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祇有之，既而祠焉，河斯流矣。君問伯宗何以知之，伯宗不言受輦者，詐以自知。孔子聞之曰：「伯宗其無後。攘人之善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天降喪亂，滅我立王。」又曰：「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」

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。景公錫之宴。晏子在前，范昭趨曰：「願君之倅樽以為壽。」景公顧左右曰：「酌寡人樽獻之客。」范昭已飲，晏子曰：「徹去樽。」范昭不說，起舞，顧太師曰：「子為我奏成周之樂，吾為子舞之。」太師對曰：「盲臣不習。」范昭起出門。景公謂晏子曰：「夫晉，天下大國也，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，今子怒大國之使者，將奈何？」晏子曰：「范昭之為人也，非陋而不知禮也，是欲試吾君臣，嬰故不從。」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：「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，何故不調？」對如晏子。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：」齊未可並也。吾試其君，晏子知之。吾犯其樂，太師知之。」孔子聞之曰：「善乎晏子，不出俎豆之間，折衝千里之外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實右序有周，薄言振之，莫不震疊。」

三公者何？曰司馬，司空，司徒也。司馬主天，司空主土，司徒主人。故陰陽不知，四時不節，星辰失度，災變非常，則責司馬。山陵崩竭，川谷不流，五穀不植，草木不茂，則責之司空。君臣不正，人道不和，國多盜賊，下怨其上，則責之司徒。故三公典其職，憂其分，舉其辯，明其德，此三公之任也。《詩》曰： 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又曰：「明陽有周，式序在位。」

夫觀君之治也，溫良而和，寬容而愛，刑清而省，喜賞而惡罰。移風崇教，生而不殺，布惠施時空，仁不偏與。不奪民力，役不踰時，百姓得耕，家有收聚，民無凍餒，食無腐敗。士不造無用，雕文不粥於肆。斧斤以時入山林。國無佚士，皆用於世。黎庶歡樂衍盈，方外遠人歸義，重譯執贄，故得風雨不烈。《小雅》曰：「有弇凄凄，興雲祁祁。」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景雨明矣。

昨日何生？今日何成？必念歸厚，必念治生。日慎一日，遠如金城。《詩》曰：「我日斯邁，而月斯征。夙興夜寐，無忝爾所生。」

官怠於有成，病加於小愈，禍生於懈惰，孝衰於妻子。察此四者，慎終如始。《易》曰：「小狐汔濟，濡其尾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

孔子燕居，子貢攝齊而前曰：「弟子事夫子有年矣，手竭而智罷，倦於學問，不能進，請一休焉。」孔子曰：「賜也欲焉休乎？」曰：「賜欲休於事君。」孔子曰：「《詩》云：‘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’為之若此其不易也，若之何其休也！」曰：「賜欲休於事父母。」孔子曰：「《詩》云：‘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’ 為之若此其不易也，如之何其休也！」曰：「賜欲休於事兄弟。」孔子曰：「《詩》云：‘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。’為之若此其不易也，如之何其休也！」

魯哀公問冉有曰：「凡人之質而已，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？」冉有對曰：「臣聞之，雖有良玉，不刻鏤則不成器，雖有美質，不學則不成君子。」曰：「何以知其然也？」夫子路，卞之野人也。子貢，衛之賈人也。皆學問於孔子，遂為天下顯士。諸侯聞之，莫不尊敬。卿大夫聞之，莫不親愛。學之故也。昔吳楚燕代，謀為一舉而欲伐秦。姚賈，監門之子也，為秦往使之，遂絕其謀，止其兵。及其反國，秦王大悅，立為上卿。夫百里奚，齊之乞者也，逐於齊西，無以進，自賣五羊皮，為一軛車。見秦繆公，立為相，遂霸西戎。太公望少為人壻，老而見去，屠牛朝歌，賃於棘津，釣於磻溪，文王舉而用之，對於齊。管仲親射桓公，遂除報讎之心，立以為相，存亡繼絕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。此四子者，皆嘗卑賤窮辱矣，然其名聲馳於後世，豈非學問之所致乎？由此觀之，士必學問，然後成君子。《詩》曰：‘日就月將。’」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：「寡人雖不敏，請奉先生之教矣。」

曾子有過，曾晳引杖擊之。仆地，有間乃蘇，起曰：「先生得無病乎？」魯人賢曾子，以告夫子。夫子告門人：「參來勿內也。」曾子自以為無罪，使人謝夫子。夫子曰：「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？小箠則待，大杖則逃。索而使之，未嘗不在側，索而殺之，未嘗可得。今汝委身以待暴怒，拱立而去，汝非王者之民邪？殺王者之民，其罪何如？」《詩》曰：「優哉柔哉，亦是戾矣。」又曰：「載色載笑，匪怒伊教。」

齊景公使人為弓，三年乃成。景公引弓而射，不穿一札。景公怒，將殺弓人。弓人之妻往見景公，曰：「蔡人之子，弓弓之妻也。此孔者，太山之南，鳥號之柘，燕牛之角，荊麋之筋，河魚之膠也。四物者，天下之練材也，不宜穿札之少如此。且妾聞公之車，不能獨走，莫耶雖利，不能獨斷，必有以動之。夫射之道，左手若拒石，右手若附枝，掌若握卵，四指如斷短杖，右手發之，左手不知，此蓋射之道。」景公以其言為儀而射之，穿七札。蔡人之夫立出矣。《詩》曰：「好是正直。」

齊有罪於景公者。景公大怒，縛置之殿下，召左右肢解之，敢諫者誅。晏子左手持頭，

右手磨刀，仰而問曰：「古者明王聖主，其肢解人，不審從何肢始也？」景公離席曰：「縱之！罪在寡人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好是正直。」

傳曰：居處齊則色姝，食飲齊則氣珍，言語齊則信聽，思齊則成，志齊則盈。五者齊，斯神居之。《詩》曰：「既和且平，依我聲聲。」

魏文侯問狐卷子曰：「父賢足恃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足。」「子賢足恃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足。」「兄賢足恃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足。」「弟賢足恃乎？」對曰： 「不足。」「臣賢足恃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足。」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：「寡人問此五者於子，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？」對曰：「父賢不過堯，而丹朱放。子賢不過舜，而瞽瞍拘。兄賢不過舜，而象放。弟賢不過周公，而管叔誅。臣賢不過湯武，而桀紂伐。望人者不至，恃人者不久。君欲治，從身始。人何可恃乎？」

湯作《護》，聞其宮聲，使人溫良而寬大。聞其商聲，使人方廉而好義。聞其角聲，使人惻隱而愛仁。聞其徵聲，使人樂養而好施。聞其羽聲，使人恭敬而好禮。《詩》曰：「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」

孔子曰：「《易》先《同人》後《大有》，承之以《謙》，不亦可乎？」故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。謙者，抑事而損者也。持盈之道，抑而損之，此謙德之於行也。順之者吉，逆之者凶。五帝既沒，三王既衰，能行謙德者，其惟周公乎。周公以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假天子之尊位七年，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，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，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，時進善者百人，宮朝者千人，諫臣五人，輔臣五人，拂臣六人，戴干戈以至於封侯，異族九十七人，而同姓之士百人。孔子曰：「猶以為周公為天下黨，則以同族為眾，而異族為寡也。」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，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，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，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，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，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險。此六者皆謙德也。《易》曰： 「謙亨君子有終吉。」能以此終吉者，君子之道也。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而德不謙，以亡其身，桀紂是也，而況眾庶乎？夫《易》有一道焉，大足以治天下，中足以安安家國，近足以守其身者，其惟謙德乎。《詩》曰：「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」

昔者田子方出，見老馬於道，喟然有志焉，以問於御者曰：「此何馬也？」御曰：「故公家畜也，罷而不為用，故出放之也。」田子方曰：「少盡其力，而老棄其身，仁者不

為也。」束帛而贖之。窮士聞之，知所歸心矣。《詩》曰：「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」

齊莊公出獵，有螳舉足將搏其輪，問其御曰：「此何蟲也？」御曰：「此是螳蜋也。其為蟲，知進不知退，不量力而輕就敵。」莊公曰：「此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。」於是迴車避之，而勇士歸之。《詩》曰：「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」

魏文侯問李克曰：「人有惡乎？」李克曰：「有。夫貴者則賤者惡之，富者則貧者惡之，智者則愚者惡之。」文侯曰：「善。行此三者，使人勿惡，亦可乎？」李克曰：「可。臣聞貴而下賤，則眾弗惡也。富而分貧，則窮士弗惡也，智而教愚，則童蒙者弗惡也。」文侯曰：「善哉言乎！堯舜其猶病諸。寡人雖不敏，請守斯語矣。」詩曰：「不遑啟處。」

有鳥於此，架巢於葭葦之顛，天喟然而風，則葭折而巢壞，何也？其所托者弱也。稷蜂不攻，而社鼠不薰，非以稷蜂社鼠之神，其所托者善也。故聖人求賢者以自輔，夫吞舟之魚大矣，蕩而失水，則為螻蟻所制，失其輔也。故《詩》曰：「不明爾德，爾德不明，以無陪無側。」

上一篇　回目录　下一篇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